

世界禁书文库

# 好色一代女

原 著 [日本]井原西鹤

翻 译 丁 宇

2018/10/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禁书文库/汪彦博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0.10  
ISBN 7-80114-566-6  
I.世... II.汪... III.小说-作品集-世界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2817号

世界禁书文库

好色一代男 好色五人女 好色一代女

---

作 者:[日]井原西鹤

译 者:章浩明 王丘明 丁 宇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曹庆霞

---

九州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4号 邮编:100081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本 字数:231千

印张:11.5 印数:2 000册

版次:2000年10月第1版 印次: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

书号:ISBN 7-80114-566-6/I·101 全套定价:5800.00元(全58册)

# 第 一 卷

## 一 栖身于深山之中的老妇人

古人曾说，女人是劈断男人性命的斧子。这正如凋谢落地的樱花，到了晚上则成了委地之樵，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不久就会迎来人生的夕阳，于是化为一缕清烟。这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或者说谁都无法逃避的现实。仿佛清晨突如其来的狂风吹落了怒放的鲜花一般，青年人沉溺于女色而一命呜呼的古已有之，可再也没有比这更被人所不耻的了，但世间为此而献身的人却前赴后继，从没间断过。

新年伊始，在被人们视为可以准确的预卜一年之内运气如何的正月初七，我有事去了京都以西的嵯峨。

正值梅花初绽，春天将至的时节。在我路过以这样的梅花而闻名的梅津川时，遇到了两位衣着考究的男人。其中的一位精神萎靡，面色苍白，因酒色过度而形同枯槁，憔悴万分，让人很难估计出还能有多少的时光供他消磨，好像就要

死去，把一家之主权力交给下一代的人。他最大的愿望是：“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遗憾，如果说有的话，就是我没有那滔滔如河水般的肾水让我享尽人生的快乐。”他身边的另一个人似乎有些惊讶地接着说道：“我和你的意见相反，我一直在想，难道真的没有只有男人的国家？到那里去，清心寡欲的生活，使宝贵的生命得以延续，遥望这瞬息万变的花花世界。”

这两个人对人生的看法看似相反，却又有其相同之处。但都是可笑的。人生有长有短，这固然是正确的，但他们向往的却是一个梦，好像是在梦中发出的呓语。此时，两人谈笑风生地摇摇晃晃地走上河边的土道。刚刚出土的防风和小蓟被他们肆无忌惮的踩在脚下，发出人们听不到的声音。而他们却向荒无人烟的北山的背阴处去了。看着他们这异乎寻常的举动，好奇心驱使我尾随而去。在这片长满红松的树林里，坐落着四周围用篱笆围成的小屋，由于季节的原因胡枝子篱笆显得稀稀落落。竹子编的门下边，有一个让狗自由进出的“小门”，那个小门已经是破乱不堪。院子的尽头是靠着岩洞的小屋，安静的坐落在那里。房檐下长着草。长春藤依旧挂着叶子，留驻了去年的秋色。

篱笆院的东边是导引泉水的竹筒，那哗哗的流水声使人感到有一股清爽怡人的感觉。我原以为这个院子的主人肯定是位德高望重的隐士，或者是位得道的高僧，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出来的却是一位老妇人。脸上的皱纹遮不住昔日美丽的面容。苍苍的白发和略向前倾的腰肢掩不住往日高雅的气质。深陷的眼睛黯淡无光，上身穿一件蓝地儿重瓣菊花加

小白点的老式和服，菱形花纹的幅饰带束在腰间，在腰前打了个结。年老的人这样打扮，却也并没有给人以故意掩饰自己年长色衰的感觉。由于这是间卧室，在两柱子之间的横板上，悬挂着一块有木纹的匾，上面写着三个大字是“好色庵”。晨香已经点过了，如兰的香气扑面而来。听人们说过，这叫“初音”。

透过篱笆墙，看见刚才在路边遇到的那两个男人，想必一定是老熟人，对着老妇人打了个招呼就往里走，老妇人却也不在意，笑着对他道：“怎么今天又来看我呢？外边有许多的令人忘返的游乐场，有无数的温柔乡里，可你们二位却来到我这荒无人迹的地方，我这风烛残年的老姬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呢？我这耳朵也不行了，说话多了也嫌麻烦，和世人来往也觉多余了，这才在这里过隐居生活，到现在也有七年了。梅花开过，白雪覆山，我才能感到四季的变化。渴了喝口泉水，饿了吃些野果充饥。很久没有和外人接触。今天你们二位光临寒舍，想必有事？”其中的一个男人道：“他被色情所困，我被烦恼所扰，对于色情的深刻含义我们还不明其究理。有人说您深谙色情之道，所以我们才来此深山，向您讨教。望您能用通俗的语言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出身。”说罢就往她那金制的杯里斟上一杯美酒，也不知道老妇人是否想喝，就劝起酒来。没过多久，老妇人喝醉了，弹起了挂在墙上平时只用来赏玩的琴，唱起了情歌，唱罢便讲起了她那如烟的往事和坎坷的经历。

原本我也不是一个下贱之人。母亲虽然不是出身于宦宦商殷的寻常百姓之家，可父亲却是出身于天皇时代名门旺

族，然而荣辱兴衰、盈亏之际，却是人世间的常事。到了父亲的这一代终于落魄，以致到了穷困潦倒、求借无门的地步。感谢上天，由于我的漂亮和智慧，最终进了皇宫并当上了地位最高的女官。宫中糜烂的生活使我懂得：只要是循规蹈矩，就可平安无事，甚至过几年就可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是在我十一岁那年的夏天开始，不知不觉地虚荣起来，我想这可能就是我这几十年来不幸生活的开始。别人梳的头总觉得不中意。后边不留燕尾的仰头翘髻和装饰繁多的顶髻这类发式，我也独出心裁地精心设计，别具一格受人青睐。宫廷里兴起的花样与染法，也是我潜心设计的结果。

但如果问起宫里的生活到底怎样，可以说，无论是吟诗和歌，还是踢球嬉戏，无不带有浓厚的挑逗色彩。男男女女在这样的环境里怎能不心浮气躁；所见所闻，每每使我爱欲难消，求爱之心如饥似渴，以为在这个世界上爱才是最重要的。事也凑巧，就在这时候情书如雪片一样从各地寄来，可是内容却是大相径庭，无非是向我表白他们是如何的仰慕我，如何的寂寞，如何的空虚。这些情书在没有存放的地方的时候，托几个口风紧的卫士给烧掉了，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有一封情书上写着神名对神起誓的那部分没有化为灰烬，而随风飘到吉田神那里了。

没有比恋爱更神奇的了。钟情于我的人，无不是风度翩翩、气度不凡的男人，可这些都没能使我动心。照常理说，任职于公侯府邸身着青袍的武士，不仅地位卑微，同时也是个缺少男子汉风采的人，根本达不到我选择的标准，可是他的坚忍不拔的个性打动了我，从他的第一封信开始，就表现

了极大的热情，文笔又好，足以让我为之心动。后来又不停地写，倾诉思念之苦。这样一来我也难以自持，暗自生起爱慕之情。身为宫女与武士见面是很困难的，但我想尽办法，终于委身于他。外面虽是风言风语，然而我们已是不能自拔了。东窗事发，我被流放回宇治桥畔的老家，令人遗憾的是那位武士为此丢了脑袋。

在以后的几天里，恍恍惚惚地看到那个武士身影曾几次出现在我的枕旁。我感到恐惧，想一死了之，但日久了，渐渐地把他忘了个一干二净。女人的心变得太快了，每每想到这些总觉得害怕。可笑的是，由于我当时才只有十三岁，人们对我是否做过这事也产生了怀疑，以致最后的结果是“未必真有其事”。

以前，姑娘们出门，告别父母时总是泪流满面，不忍离去。现在的姑娘可不同以往了，她们变得聪明了，兴高采烈地在媒人的引导下，急冲冲地打扮起来，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轿子的到来，鼻尖儿上渗出的汗水就是证据。听老人们说，大约在四十年前，女孩子在十八九岁时还在自家的门口玩耍，男孩子到了二十五岁才能举行成人仪式，证明他可以娶妻成家了，可见这世道变化的太快了。我也有过含苞待放的年龄，经历过色情的熏染之后，有了更多的体会，心一旦被色情所困，就会把自己弄得身败名裂。即使后悔，但那颗污浊的心从此不会如以前那样清澈了。我住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也是无可奈何。

## 二 歌舞女郎

对于熟悉上京和下京人来说，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就连穿衣服也是这样。当人们穿着浅蓝色的夏季服装感到鲜亮悦目时，不知什么时候秋天已悄悄地向我们走来了。这时，穿上用便服花样颜色的面料缝制舞蹈衣裳是很适宜的。乡村里的姑娘们头上梳着总角式抓髻，穿着和服，和着鼓点，在小街上边走边舞。上京是从第一到第四大街，它安静古朴，的确有都城庄重、肃穆。过了这个界，仿佛是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的人群熙熙攘攘、沸沸扬扬。脚步声，嘈杂声不绝于耳，使人明显地感到了上下京之间的差别。击鼓手每打下一下鼓似乎清楚地掌握了下一拍的调子，凡是那些出手不凡的鼓手，称之为打鼓名家也并不过分。

在万治年间，从骏河之国的安倍川一带来了一个艺人叫酒乐到江户，他是为了慰问武士来的。他在他的纸帐子里，一个人既奏乐又能同时演八个角色的曲艺。后来到了京都，在这里广收弟子传授艺术。为了迎合那里的人们，他对风流曲下了很大的功夫，并收了许多的女弟子，使她们相信这是她们的衣食之源。但这还不是古老的女歌伎。让女孩子们娴熟这种舞曲，为的是向上流社会的贵妇们献艺。

姑娘们的穿的服装是有严格规定的。红里的衬袍翻着下摆，配上白色的窄袖和服，和服的结是打在后面的，再插上金色的木制短刀，手指药盒和钱袋。梳成燕尾式的发型，打扮成年轻人。她们唱短歌、跳舞、陪酒。各诸侯国的武士们或年长者来到东山酒家饮宴，六七个这样能歌善舞的女孩服



侍左右，然而这些少女，和那些正当盛年的男人打交道就显得有些经验不足了。一个人的条子钱规定二钱五分银子，可以说是便宜的陪伴了。

这些十二三岁的美丽的少女，随便挑选一个，都是技艺娴熟。在都城，招待客人的方法比大坂妓馆中妓女的侍女还要高明。等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游客们就开始动手动脚了不那么老实了，但要想强行达到目的，那也办不到。她们会装作喜欢上了某位客人，脉脉含情，撒娇，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准会耍手段高明地把客人甩开。这样，把客人弄得晕头转向。或者说：“如果你对我有意，你就一个悄悄到老板那里去。然后看准机会，装成喝醉酒的样子，等我快要睡觉的时候，给伴奏的年轻人一点好处，趁伴奏的人高兴的时候，就有眉目了。”如此这般使客人完全相信。她们就是用这种考虑周到的假招子从那些远方来客身上捞很多的钱。外行当然无从知道，不论哪个舞蹈少女都很随便。出了名的女孩子也就是一枚银子的价。

在我被流放回家后，没有当舞女的想法，但是我喜欢舞女们那种服饰打扮，专程从位于宇治的老家进城，不惜长途往返，学习当时的流行舞曲。因为有宫中习舞的基础，舞跳得比别人好，赢得人们赞扬，我也就更加努力学习，并且越来越有兴趣。有人向我提出忠告，说这舞蹈不久就过时，但是我没在意，结果成了我们这一行的佼佼者，有时出现在舞馆，有时出现在宴会上。不过，总是由我母亲伴我同行，所以，即使想象别的舞女那样轻佻一下也根本办不到。客人们则因为不能随便行动而更加苦恼，有的因此而患病，甚至死

去。

一次，九州的一位贵妇人在河原町租了一座别墅，在这里疗养。从鸭川水畔的夏季到北山的冬季，整整住了将近一年。虽说她是个病人，可是病的并不是很严重。她每天坐着豪华的轿子出去游逛。有一天在高濑川附近看到了我。经过交谈，发现我们很是投机，并请人把我接到她那里去。在她的别墅里，因为我举止高雅，他们夫妇对我宠爱有加。这对夫妇对我说，如有可能最好嫁给他们住在家里的儿子。我想，嫁到这家，将来一定有个高贵的身分，便答应了下来。

我在京城里从未见过长的这么丑的人，即使乡下也没有见过。相比之下，她丈夫却是非常英俊，即使在宫廷里也没有见过。他们以为我年龄小不懂风流，便让我和他们睡在一起，他们两人做爱的动作和发出的声音使我难以忍受。这种事早在三年前我就亲身尝试过，日子久了倒也不常想起，在如今的场合下，情欲之强却胜似以往。所以只好咬着牙忍受。深夜醒来，发觉老爷的一只脚正在我的身体上移动，这时我已经把作儿媳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仔细听了听夫人的鼾声，确定夫人睡熟之后便钻进了老爷的怀里，忘情的抚摸，尽情地做爱，不一会被夫人知道了，她对她的丈夫说：“对京城的姑娘可不能大意。咱们老家，这个年纪的姑娘还骑木马呢，可京城的姑娘却已经骑在男人的身上享乐了。”说罢哈哈大笑，打发我回家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对夫妇原是假扮的，特为骗我而来。

### 三 快乐的诸侯的艳妾

有一位来京参观交替的诸侯。他死了夫人，却没有续娶，整天里郁郁寡欢，所以家臣们都为他担心。府里有四十多名相貌姣好、家世不错的侍女，便选定有做女官的，看准诸侯心情愉快的时候，派她们去诸侯寝室侍候，以便引起诸侯的欢心。这些都是含苞待放的樱花一般的美女，如经一夜春雨，立刻就会怒放枝头，喷芳吐艳，不论看哪一个，无不千种风情，动人魂魄。但是居然没有一位使诸侯满意的，家臣们自然为此十分苦恼。

说来奇怪，关东地带市井里巷的女子，大多平足，脖子粗，肌肉发僵。心地固然善良，但缺少的是艳丽的资质。恬淡无欲，胆子也壮，实心实意，这些无疑都是优点，不过作为恋人就没什么意思了。女人，无论怎么说还是京都的最好，从来还没有哪一个诸侯国的女人超过京都的。说起京都女子的好处，首先是善于词令，这一点尤其可爱。也不是这里的女子在说话时故意做作，这天子脚下帝王之都的传统就是这样，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了。出云地方的男女说话大多吐字不清，隐岐地方的人尽管形象粗鄙，但是说话的口齿却和京都没什么差别。而且就风流雅事来说，姑娘们大多喜欢弹琴、弈棋、香道、歌道。这种风俗习惯是因为从前的宫亲王被流放在此，由他把这些技能传播开的，并且随着人们对此道的不断熟悉而有所增益，所以当时的风习沿袭至今。

他们常常以为“到京都寻觅女人，也许会找到上司喜欢的”，所以就派了一个在王府里干了很久、而今在内宅当监

工的老头子来到京都。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想看清东西得戴花镜。前牙已经差不多都脱落了，很早就嚼不动章鱼而不辨其味了，对他来说，最好吃的东西就是把山萸菜绞成菜泥而已，过着他那从早到晚百无聊赖的生活。对于男女之间的事，他已经是徒有男人的东西但无异于妇女的男人而已，有的时候不过是张着只剩下几颗牙的大嘴说说那些淫荡的话撩拨激发一下自己的情欲而已。尽管如此，但他毕竟还是一名武士，虽说他还是一副武士的装束，挂着披肩，由于他在王府的内宅侍候，不允许挎长刀和短剑，干的却是和武士不相关的差事，像保管银钱账本之类的琐事。派他去挑选美女，和派一个女人去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的，就是把女人放在他身边也用不着操心，如果他还年轻，情况就不同了，那就连释迦佛也不敢随便把女人交给他。

老家人来到京都室町的筱竹屋绸缎铺老板的家，对老板夫妇说道“我这次来是有件事请你们帮忙的，这事又不能让东家手下的人知道，我知道你们在京都住了一辈子了，对这里的情况熟悉。”老板在他进门之后心里就嘀咕，不知道这位生活在王府里的老武士会有什么事能求到自己。然后老家人严肃地说：“东家的太太过世多年了，到现在东家一直是一个人，也没找到合意的侍妾，这次我来就是受主人的嘱托选一个美貌的女子带回去。”老板忙说：“这对大人物来说是常有的事。但不知要什么样的。”老家人从直木纹的装画长匣里拿出美人图，说：“和这画上的人物大致差不多就行。”

老家人看着那幅画接着说：“首先是年纪，要十五岁到十八岁，时下的姑娘们那种脸形。肩膀要圆一些，肤色要是

那种淡淡的樱花色。五官要端正，不能是细眼，眉要浓，两眉之间要宽阔，鼻梁要渐渐地高，嘴要小，牙要白，排列整齐而且大小均匀，耳朵得稍微长一点儿，耳朵不能又肥又厚，要薄一些的最好，让人乍一看觉得好像和脸不是相连的，而且显得直到耳根都透亮。前额头发得自然，没加修饰。脖子挺拔。后颈上没有拢上去的短发。手指要细长，指甲得薄。脚最好是八文三分长，脚的大拇指不能翘起来，脚也不能扁平。个头儿得比普通女子高一些，腰可不能粗，不能显得结实呆板。臀部要宽而且丰腴。身段秀气，着装得体。姿态显得气质高雅。性格温柔。凡是女人应该具备的艺术才能必须全会而且精通和出众。浑身上下没有一颗黑痣。”

老板听罢，沉思一会儿说：“京城地广人多，有姿色的女人也不计其数，可是完全合乎这个要求的大概太少了。老爷既然有这样的要求，况且不惜重金物色，只要这京都有，就一定会找来请老爷过目。”

老板答应以后，随即马上行动，把这件事悄悄地托付给在筱竹町开鲜花店兼干荐头店生意的角右卫门。

一般说来，靠给大官介绍女人为职业的人，等事情办的有了眉目之后，如果交一百两定钱，他要留下十两手续费。这十两之中，要给跑腿的老太婆八钱银子。见面相看那天，需要穿漂亮的衣服，如果没有合适衣服，可以租来一件用，租金是：白色窄袖和服一件或清一色白色凸星花纹的黑绫子上衣，仿唐朝织造的特宽饰带，粉色皱绸的内裙，宫廷染法的带头巾斗篷，再加上铺轿子的坐垫，一天的租金是白银二十目。这个女子如果被选中，经纪人就能拿到一锭银子的礼

金。如果是穷人家的姑娘，那就得先认町人做临时父母，即使这町人是小户人家也无关紧要，要以这家姑娘的身分进府。这临时父母家得到的好处是，从雇主那里得到一份礼金。以后这姑娘如果成了侧室生了小少爷，发禄米时，这门临时亲也能得到一份。

参选的女人自然希望自己能被选上，所以尽可能做好准备，但被召见却是很难的。租窄袖和服需要二十目银子，租用一辆两个人抬的轿子需要三目五分银子，在京城之内无论是谁都是这个价儿。如果伴娘是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女，则需付佣金六分银子，如果是一位二十四五的大姑娘要八分，还得供两顿饭。这样，虽然是好不容易相看一次，可是假如选不上，那就要白白损失二十四目九分银子，这对于一个出身贫困的女人来说实在太可悲了。

有时候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大坂和堺町人们在无生意可做的时候在高原或者四条临河街趁那些游乐场所把帮闲的和尚假扮成九州一带的财主，把到京都来愿意做妾的姑娘请到一起，说是慰劳慰劳她们。但是，对那些有几分姿色的姑娘就留下不放，悄悄地求茶馆老板给说和一下就在那里玩玩。对于这种意外的要求觉得实在令人生气而想回去的姑娘，老板们就千方百计地说服，姑娘们终于被那种下流的欲望驱使，和他们做一次露水夫妻，对方花二钱五分金子的寻欢之资，姑娘就把自己零刀切着卖了，这实在是让人深感遗憾的事。当然，如果不是穷人家的姑娘谁也不会做这种事。

那个做经纪人的花店老板把他事先看中的一百七十多位姑娘挨个儿带来让老家人一一相看，可是老家人一个也没有

看中，所以他感到十分为难。就在花店老板无计可施的时候，听到有关我的传说，就请木幡村的村民带路，跑到我的住处宇治来了，带我来到京城，也没容我刻意打扮一下，就穿着那身上路的衣裳不加任何修饰地去见那老家人，结果他认为比我江户带来的美人图上的人还出色，他决定不再另找别人。他对我的要求无不应允，进府的事通通说定。这样，我立刻成了诸侯的贵妇了。

我被带到离宇治十分遥远的武藏，住进浅草的别墅，在那里我们过着快乐的生活，不分昼夜地做爱。老王爷虽说年逾七旬却也精力过旺。刚到的时候，老王爷一刻也离不开我。从中国移植来的花在吉野开得特别好，而我自己就好像那盛开的花；根叶无损地移到这里一般。我欣赏着艳丽多姿的樱花，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有时把堺町的艺人叫到别墅里来，把酒言欢中直到天亮。我过的日子和在宇治的时候比简直是天堂和地狱，想不出还有比这更好的快乐生活。女人毕竟生来水性杨花，男欢女爱之事无法忘怀。老王爷毕竟老了，在我身上还没有坚持过五分钟记录。武士之家家规很严，在内宅供奉的女佣多男人少，更谈不到知道男人的兜裆布是什么气味的。看到菱川画的精美的春宫图，就神不守舍面红耳赤，不由得拧脚跟或者中指，无法自慰情怀，由衷地希望有个对象满足爱恋的情欲。总而言之，诸侯公务繁忙，自然而然与他身边专供自己驱遣的、额前垂着刘海的侍童，不知不觉地亲昵相狎。现在对小妾格外钟情，结果对于正室就疏远了。这大概也是因为贵族之家的女人不像市井乡里的女人们那样醋海生波的缘故吧。不论身分高低，世上再没有

比动不动就醋意大发的女人更可怕的了。

我虽然是薄命之人，侥幸得到老爷深情厚爱，所以欢快愉悦地同他同衾共枕。但好景不长，他已经开始求助于壮阳补肾的地黄丸了。和他同床，没有一次有始有终的满足过。我已经成了无比凄凉之人，这事对他人还难以启齿，暗暗地寻找着可以发泄的对象。

在这期间他逐渐消瘦，容貌憔悴双眼无神。在性爱上麻木不仁，对我无端产生怀疑。每次都是他提出各种各样的性的要求，说各种各样是因为老爷总想尝试着用不同的方式和我性交，虽说是无始无终，但也需要花费大量的体力。而如今却说由于是城市女人贪色无度造成的。家臣们也专断独行，突然宣布要打发我回家，结果就把我送回宇治。纵观人世，男人生来精力不济，又有谁能永远满足女人的要求呢？说来没有比这个更可怕的了。

#### 四 名妓风采

清水寺的西门，有一个弹着三弦唱歌的女人。细听歌词，原来唱的是：

人世多艰辛，自叹命如纸。

只缘出身苦，甘作沦落人。

这是一个行乞的女人，她的声音优美而凄凉。无论冬夏，她总是那一身半棉半单的夹袄。及至入冬，透骨的冷风吹得她抱紧双肩，浑身被冻得发抖，其惨状目不忍睹。而今



天正是个狂风漫卷的天气。问她“过去干过什么行当的”，才知道，原来她是从前京城那条极具盛名的室町六务妓馆的、曾经以葛城为名而名噪当时，色艺双绝的一位头牌名妓。如今沦落到如此地步，也许是人世间荣枯盛衰变幻无常的规律所致吧。

有一年的秋天，樱花的叶子泛红的时候，我去看红叶。许多女人指手画脚地指着那行乞的女人嘲笑，我也曾夹在其中跟着笑过。可是，再也没有比人的命运更难以预测的了。我自己的事就够让我伤心的了，偏偏爹娘又碰上了糟心的事。事情的原委是，有人求我爹做生意上的保人，我爹满不在乎地就答应了，可是这位欠债人却一走了之，下落不明，这样，我爹就得替他还债。为了筹办这笔债款，五十两黄金的价就把我押到岛原一个名叫上林的妓院里，从此我就干起了从没想到的行当。那一年我十六岁。妓院老板说，论风度气质，在这京城里没有比得上我的，所以他对自己的生意极为乐观。

干妓女这行，用不着特意去学它就知道怎么干，因为在给妓女当侍女的时候，就自然耳濡目染。等到可以做妓女的年龄就驾轻就熟了，但是我从没有给妓女当过侍女，而是刚到这里就当了妓女。妓女的打扮可不能像城市人家妇女那样，两者是有所不同的。比如，妓女的眉毛要剃光，然后用浓墨勾得黑黑的，头发根上不垫枕形的头发垫，而是梳个大岛田式的发髻，再在头发根处垫上叠得很细的桑皮纸，簪子要插得从外边看不到。因为脖子后面的短头发即使不多，看着也不干净，应通通拔光。要穿当下流行的二尺五寸的长袖